

戏台上下

■曾慧

淡淡的月光如水般弥漫乡村，远处的山峦、近处的树梢像穿上了一件件薄薄的白纱，要是在平常的夜晚，还能听见草虫在低唱。

而今天晚上乡村热闹极了，等着看戏的人们早已到了，他们端坐在戏台下，戏台上白炽灯一亮，白炽灯的光如同瀑布一般倾泻下来，全场一片哗然。

那不大的台板更是被照得一片赤白，在这毫无保留的照射下，一切都纤毫毕现，没有可以逃遁的地方，垂在戏台两侧的红丝绒幕布，明明暗暗在厚重的布褶里流淌出一种天鹅绒一般的光泽。

今夜演的是笑剧，一个鼻梁上涂着白粉的丑角，已然在台中央蹦蹦跳跳开了。“嘿！”一声，嘶哑里透着油滑与自得，只见他穿着一身宽大的绸衫，不可耐的颜色，歪在一边的秀才巾，随着他滑稽的步调一颤一颤地抖动着，涂了白粉的脸上有两团极不协调的猩红，一双圆溜溜的贼眼“咕噜咕噜”地转得飞快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属于浅薄之人，还带着几分精明，带着几分猖狂。“我本是胸无点墨一白丁，偏撞上，京城里开科场……”他拖着柔软的腔调，扭着身子，迈着方步，模仿着翰林学士的派头，念着不成样的打油诗《登科》：“白丁闯帝京，笔墨似鸡行。考官眼如斗，只见白云轻。朱笔点蝌蚪，乌纱罩雀鸣。三级风送屁，金殿滚雷

声。”紧接着是他自己对这首诗的评价，“妙哉妙哉！俺这篇气吞山河，定叫主考大人……拍案叫绝！”此时台下爆出一阵阵哄笑，你看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，老伯伯笑得前俯后仰，一个年轻人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时不时地指着这跳梁小丑，畅快而肆意的笑声里写满了鄙夷。

当我的目光拂过戏台落到了稍远的地方，那个一捋长须飘飘，端坐着的考官，唱腔里尽是四平八稳的官调，眼里尽是贪婪。

当银子送到管家的手里，管家的眼睛一亮，还四处瞅了瞅有没有别人看见，随即转身向着老考官，他那对考官点头哈腰的虚伪又昏聩的形象，尽显管家的奴才相。

考官见到银子，用双手捧着，旋即抖进衣袖里，慢慢站起来，唱道：“紫毫未落先觉重，袖里乾坤掌中轻，十年文章沉水底，一枚雪云照眼明。”台下的空气似乎有了异样的躁动，那卖茶的老汉盯着台上考官藏银的袖口泫然一笑，老太太老伯伯异口同声地骂道：“哎，见钱眼开的老东西！”然后慢慢垂下眼帘，接着看戏里的下一个情节……

曲终人散时，台上那一片辉煌的、结构分明的光之城堡瞬间轰然倒塌，无边的夜吞噬着戏里戏外的百态与万象，只给观众留下一幅幅活生生的戏幕，当下一场戏来临时，这一片土地又会在某个夜晚热闹起来。

木偶戏趣谈

■刘芷境

木偶的悲喜，系于他人指尖。看戏的人，或许会在某一刻惊觉：世间芸芸众生，都被许许多多的丝线牵着行走。

看台上那木偶将军顶盔贯甲，背插四面红旗，一举一动都威风凛凛，连颌下根根飘动的长须，都透着怒意。可您若把眼往上头一抬，便瞧见“破绽”了——操纵它的老师傅，指尖拨弄着丝线，正与那台上的“大人物”一同咬牙切齿。

这便有趣了：您说，到底是那木头人在发怒，还是这老师傅在生气？看客的情绪，也就在这真假之间荡来荡去，忽而被木偶的悲欢牵着走，忘了它是木胎；忽而又为师傅的精妙手法叫绝，看那木头如何被赋予了魂灵。这真假虚实，便是木偶戏的头一趣。

这“虚实相生”的趣味，在“以简代繁”的时候，就更显巧思了。木偶戏的舞台不大，家伙什也简单，可它要表现的世界却一点也不小。一叶扁舟如何表现？不少戏里并不会真做条船来，老师傅让掌舵的木偶微微屈膝，身子一起一伏，做那随波荡漾的姿态，另一只手做着摇橹的动作。您再瞧那空荡荡的“水面”——其实什么也没有。可台下的看客，仿佛就见到了粼粼的波光，听到了潺潺的水声。至于那驰骋着的千军万马，更见奇绝了。三四个立偶，在老师傅手里急速地交错换位，配上

急促的锣鼓声，那阵势，竟让人觉得是千军席卷而来。烟尘蔽日，虚空里生出实感，简约中透着丰盈，全凭您心领意会，看客若不动调自个儿的想象，这戏便失了一半色彩。

不过，木偶戏最绝的“险招”，还得数那“人偶同台”。平常戏里，演员便是角色。木偶戏偏不，师傅和木偶常常一起“亮相”：小木偶耍一套枪花，得意扬扬间，忽地失手掉了枪。台下正惊呼，却见那老师傅不慌不忙，弯了腰，替它捡了起来，顺手还似嗔怪地，轻轻拍了拍木偶的小脑袋。这一下，台下保准哄堂大笑。这笑，不是嘲笑，而是会心的笑。那一刻，操纵者与被操纵者，长辈与孩童，人与物，那层无形的隔膜被“啪”的一下戳破了，生出一股子格外的亲昵与鲜活。您说，这到底是木偶在演戏，还是那位亦庄亦谐的老师傅在演戏？这木偶戏的滋味，就在亦人亦偶、浑然一体的片刻达到了巅峰。

所以说，看木偶戏，您不能光用眼看，还得用心去添补，用情去勾连。看那三尺红毡上，几根丝线，几截木雕，便能演绎尽人间百态。这拙朴里的精巧，这限制中的自由，这无情物被点化出的多情，才是木偶戏真正耐人寻味的趣味所在。

戏罢散场，丝弦渐歇，木偶归寂，可那指尖绕出的温度，早落在看客心口：掌线人总能把人间的欢喜、烟火的暖凉、尘事的聚散，捻成了一首首鲜活、灵动的诗。



炮仗花

(视觉中国)

■马延灯

在校园围墙边，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——一株炮仗花。在略显规整的校园布局中，这株肆意生长、热烈绽放的炮仗花，以其明艳色彩和独特姿态，打破了常规的单调，成为校园里一抹别样的亮色。几年前，李校长从花圃买来炮仗花苗，种在围墙边，它便在校园一角安了家。

炮仗花，又称爆仗花、黄罨藤、金

珊瑚、黄金珊瑚、火焰藤，属于紫葳科炮仗藤属。时光流转，这株炮仗花也在校园里逐渐成长。每年花期一到，炮仗花便如被点燃般热烈绽放。其花朵形状别具一格，色彩鲜艳，给人以热烈、红火之感。橙红的花朵紧密簇拥，一串串、一簇簇，热烈张扬。它们沿着墙壁、顺着支架攀缘，宛如喜庆的炮仗，为整个校园增添了明艳又温暖的色彩。

微风轻拂，炮仗花仿佛接到舞会

邀请，欢快地摇曳起来。每一朵花都化作灵动的舞女，橙红色裙摆随风旋转。有的花朵微微颌首，似向微风行礼；有的左右轻摆，仿佛与风嬉戏；还有的轻轻扬起，宛如舒展着柔美身姿。花瓣相互摩擦，发出细碎的声音，仿佛在轻声诉说着校园里的生动故事。

在炮仗花的映衬下，校园里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大课间，孩子们尽情嬉戏。几个小男孩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靠近炮仗花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生怕惊走那一抹艳丽。“哇，这朵花好漂亮！”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忍不住压低声音惊呼，手指轻点向一朵半开的花，指尖几乎触碰到花瓣又停住，似乎怕弄伤这份美好。“嘿，这算啥，旁边那朵更大更艳呢！”另一个胖墩墩的高年级男孩不服气地小声争论。而女孩子们则围在一起，小心翼翼地捡起掉落的花瓣，捧在手心。“我要把花瓣夹在语文书里，这样每次翻开书都能看到它。”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眼睛亮晶晶的女生说。“那我就夹在美术本里，画画时也能想起它的美。”旁边戴眼镜的小姑娘附和道。

孩子们在花下的欢乐场景，也吸引着老师们的目光。有的老师手拿教案，脚步不自觉地朝炮仗花方向挪几步，目光柔和。“这炮仗花，一年比一年开得热闹。”任教毕业班的老教师感慨道，眼神里满是对岁月的感怀。“是呀，看着它们就觉得充满青春与活力。”旁边年轻的翁老师笑着应和，声音清脆。刚毕业

不久的沈老师拿起手机，按下快门，拍下这美丽瞬间。而有的老师则轻轻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让淡淡的花香沁入心脾。

无论是孩子们的欢笑，还是老师们的喜爱，都围绕着这株炮仗花。它见证着校园的四季更迭，看着孩子们在这里成长，也看着校园在岁月中变迁。它犹如校园里默默的守护者，用每年一季的艳丽，装点着这一方小天地，为校园增添了灵动与诗意。

这株炮仗花已成为校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不仅是校内一道美丽的风景，更是校园文化的生动体现。它承载着孩子们纯真的欢乐与憧憬，也凝聚着老师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坚守。正因这份美好，它在校园师生心中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